

國慶漫憶

果 丁

我今年三十五歲，應當過去三十五個國慶了，在此三十五個國慶紀念中，兒時自屬不復記憶，卽年事已長，也因為鄉僻之地，對此節日並無若何表示，只有從教科書裏念到十月十日武昌革命成功之類的紀錄而已，鄉下連國旗都沒有，小學也不知放假，慶慶團團，還是過舊曆年掛燈籠穿新衣的事記得清楚，也最為有味。但是有一年，好像是我剛上高級小學的一年吧，約當民國八年頃，我的六叔忽然因病告假在家，他是入北方頂有名的師大附中的，因為在北京念書，畢竟見聞廣了，就在鄉間發起慶祝雙十節，我父親正當辦本鄉小學校長，家裏讀書的弟兄叔叔也不少，他們都興致勃勃，實像在那下這還是破天荒的舉動，大家準備一露身手，有變魔術的，有演雙簧的，有唱京戲的，六叔最喜聽劉鴻聲，終日不去口，這回要和七叔夥

排一段新子，一段張飛鬧帳，沒有戲衣，便將家中舊存的清代袍褂拿來改製，祖父向來喜歡熱鬧，答應到時候親自操琴，國旗燈彩，一應齊全，樂得我們這許多小孩子不知如何是好，到了十日這天，果然近處村莊的學生和鄉民都來觀看，我鄉由古廟改築的學校大門外飄着兩面五色旗，遊藝開始了，正當高小教師卜先生變魔術時，不知爲什麼，祖父和六叔七叔竟在後台鬧翻了，祖父脾氣是暴躁的，大聲叫罵，嚇得外面觀衆目瞪口呆，不知所以，幸而不久經人勸住，但等到六叔表演時，只穿了一件破藍布衫，坐在椅子上，搖着鵝毛扇充諸葛亮，一臉不高興的顏色，總算勉強強湊和下來了。

長子夭亡，這下很年青的羅母孀孀，六叔少有大志，他份家很有錢，在北京開辦毅舍，於是拉他到北京去讀書，他原是極聰明的，國文英文俱極好，但因學校無宿舍，和內弟住在客店裏，便漸漸習染上賭博的習慣，差不多天天要欣賞劉鴻聲，後來這事有點被我祖父知道了，花錢又格外多些，便和他岳父商量，給他停了學，說是他身體有病，不宜再繼續讀書，我切記得分明那時他身體極好，六叔自然是反對的，可是又沒有力量，到了這年秋天，他果真病了，我想病的原因，一定是起於憂鬱。初起咳嗽，後來遍身生瘡，以至不能起床，羅母拿得，只以抹紙神清道，藥費可憐。

我們知道有白話文和新式標點，還是六叔教給的，他把師大附中的講義送給教國文的P先生，然後轉教我們，時爲民國八年的下學期，卽慶祝雙十的一年，新文化運動剛起，我們這輩讀古文釋義和中華

聽劉鴻聲，終日不去口，這回要和七叔夥

我因之而想到六叔，我爲此文，原是由事而憶人的成分居多，六叔是諸伯叔中最愛我的一個，他是四祖父的第二子，

我因之而想到六叔，我爲此文，原是由事而憶人的成分居多，六叔是諸伯叔中最愛我的一個，他是四祖父的第二子，

版「新式國文」的孩子，已從常常看到白話詩了，也不能不說是幸運。P先生是我啓蒙恩師，他那循循善誘的精神，至今不忘。前年聽說，他因在南京作事，變中隨入內地，竟困死在河南了，不知有多少親友都是這樣死去，白居易詩：「田園寥落干戈後，骨肉流離道路中」每一憶及，輒不覺下淚。六叔差不多每當假期，就將北京的文化輸入鄉間若干，同年暑假他帶了釘子鞋背心等在鄉間學校練習賽跑，我看見運動會式的狂奔，此亦第一次，但心中並不似新式標點之類的感到興味。

我既為六叔所愛，病中就被留在他的房裏睡覺，每天教我十個英文字，可惜我當時不知留心，學過就忘。他雖在病中，一部「英華合解辭彙」和「英文成語辭典」始終修不去手的。到後來病的越加不行，簡直起都起不來了，各種各式的鄉下大夫都已經看過，也沒有效驗，最後好像有個老頭子，原以燒磚瓦為業，據說會外科

手術，請來給他開刀，將背後一個大瘡割了，流出許多膿水，但六叔却從此不起了，時為民國九年舊曆五月初九日。死的前一天，因為想聽京戲，還借來留聲機，聽了半夜。

北京的遺物托人取回來，我首看見有什麼「孫文學說」、「社會學」之類的書很多，也許六叔那時已參加了政治活動吧，有時他常常在鄉間學校的黑板上畫許多漫畫，我們也看不懂，他有一個姓姜的同學，尤擅漫畫，每次來信，必附數紙，大約都是與政局有關的諷畫，因為那時如天津益興報，北京益世報等全在盛行這一套。他們的畫，頗有類似之處。直到六叔死後，姜君還有信來，我們也不會答復，不知今日姜君已到何處，人間變幻，又豈可以意料。我家自六叔死後，折產各盡，零落不堪，七叔和二弟又學上吃鴉片，扎嗎啡，及今二十年間，凋落萬狀，我已十年不返村居，簡直不敢閉目遐想了。

第二個可以紀念的國慶，也關係著一個永遠忘不掉的人，——即我的朋友P。我已竟三四次作文懷想他了，他是我在中學時年齡最小最敏捷可愛的朋友，我們的友誼，在民國十七年時已竟很深了，差不多天天吃完午飯要跑到學校後面的城隍上去暢談一次，晚上他又必到我宿舍來睡一覺，有時也翻看我的日記信札。如果一覺不是照這樣過去，便會惆悵不已。我祖父病了，回家幾天，臨行時他叮囑我千萬快回來，我現在還能重映出那留戀不捨的一幕。暑假中幾乎每隔一天有一封信，假後，因為北伐成功，局面大變，我的心理也受到相當波動，一天到晚忙著去參加開會呀，看黨化書籍呀，不免和他冷淡了，甚至到學校已就一星期，還不會去看他，因為學校房屋被軍隊占用，只許我們畢業班開學，其他各班暫緩，他比我晚三班，自然是不到校的了，但他的家就住學校附近，不過半里之遙，我居然未通知他，

豈非怪事！恰好到了雙十節，駐軍和黨政機關在城內開民衆大會，我們都一團熱烈的去參加，軍隊番號乃方振武，串演遊藝的除軍隊外，還有本城女子師範的學生，這也是參加者踴躍之一因。那時講演遊行八股化的一套，老是第一點，……第二點，……第三點……，大聲疾呼的講着。

演講時間限制十五分鐘，後來改爲十分，五分，有一位軍隊裏的參謀，手裏揮着一只鏡，大講其太平洋國際現勢，詞意飛動，頗受激賞。又有一位本城的教會學校校長，風以巴結洋人著名，這一回竟大罵西人，且語調幽默，大家尤其開心。正當我看得入神時，忽見見到P且拖着他妹妹從那邊走來，身體已長得很長了，分髮也剪去了，幾乎令我認不出，因爲話太多，一時竟無從說起，後來還是約定在學校見面，我們才散開，我在會場繼續看遊藝，有一項是我們同學排演的郭沫若劇本：「馬克斯進孔廟」，同班劉胖子去孔子，

穿着借來的和尕袍，頭上做了髮旋，旋珠是用「山夾紅」（菓名）穿的，嘴脣上粘了棉花作鬍子，十分好笑，晚間似乎還有電影，總之真是空前未有的盛大紀念儀式，人們的心裏也從底層泛濫許多歡笑，以爲今日的中國，確是得救了。

這年我在中學畢業，漸漸學了許多社會化的習尚，什麼請人吃館子，聽戲，到北京等等去玩，P且不能常到我的宿舍來談，而許多人都去當了什麼執委，幹事之類，我也在爲自己的職業奔走着。直到臨畢業的頭幾天，他才來我處暢談，不知爲什麼，彼此竟痛哭起來，大約是由於對過去的惆悵和惜別之感的刺激吧？學校對於我們這班無法無天的畢業生，已是討厭透了，恨不得馬上考完畢業考，各自滾蛋，我記得我的畢業作文題是「六年回顧談」，洋洋洒洒，寫了差不多五六千言，可算很有感觸的文章，後來國文先生見着我，異常稱讚呢。離開學校的一天，適逢

大雪，同鄉們大家包了一部長途汽車，飄蕩涼涼的自己拿着行李走出校門，心中那股既流連又悵悵的動兒，到現在還好似撲在心頭。自從畢業以後，母校我少去，P且和我又恢復了從前的寫信生涯，我當了半年小學教師後即升學。爲因反對學校新校長的高壓措施給H一函，大罵其不是，於是學校當局移怒於他，差一點給他開除，但P且是倔強的，始終對當局表示抗議，他與今日以散文馳譽華北文壇的南星是好友，兩人當時算是學校最討厭的學生了。

我大學畢業後做事時，P且正在清華二年級，他因鑒於我的生活之潦倒，結婚以後之不能過着寬裕日子，對於人生不免過於看得黯淡，以他的年青，漂亮，與敏悟，追求的人定不在少，可是一個也不當意，他有高的理想，遠的目標，自己在黃金之夢裏安眠枯槁的生涯，他時時寫信給我，探討到這許多事，可是一面想到自

已必須注意到這些事時，就又悲從中來，因為再沒有活潑可愛的童心了。他有很好的交際手腕，有幹幹的辦事能力，在學校裏幾乎人人識得他，他跑到西北一帶去旅行，帶給我綫遠產的葡萄乾，在五塔台照的像片，又領導我和我的學生到顯和園，到圓明園的廢墟去憑弔落日；他叫我的孩子爲「乾兒」，給他買種種玩耍的東西，他是我們一家的愛寵，只要他來了，沒有一個人不高興。

戰爭打破了他留美的夢，不得不拋了七十歲的老父遠走對瀛，六十歲的母親因想念兒子死去了，弟妹各已婚嫁，而PH呢，聽說也娶妻生子了，江湖水深，不知什麼時候，他再和我們團聚。

「人事有代謝，往來成古今。」我懷然，只有獨筆。

况現國中 勢局界世 明欲
閱請
報日華中

宏效 廣刊 普銷 翔電 靈消 公言
大力 告登 遍路 實訊 通息 正論

◀ 號九十五路南河北海上 址社 ▶

(部各接轉) ○ 二 三 六 四 話 電

稿接話電

專員
接稿

穩妥
便利

凡係法律
廣告非登
中華日報
不生效力

分類
廣告 每行
十元

四
六
三
二
〇

四
二
六
三
九